

上廣州，逛書店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最近一月有餘，因公事或度假旅行，前後三次前往廣州，每次都有新鮮發現。像我這樣的出版從業者，外遊不論去到哪裏，恐怕都想去當地書店逛逛。看得多了，便發現一座城市的特色與美學，不僅僅藏在熙攘的核心商業區或是綠意盎然的郊野公園，更在市區街巷之間或大或小的書店之中。

廣東出版集團大廈樓下，有一間楠楓書院，曾在「首屆全民閱讀大會·年度最美書店」發布活動中被評為「年度最美書店」。店名中的「楠楓」二字，取自《南風歌》一句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」，寓意爽朗自得，正如同閱讀帶給我們的愉悅體驗。書店面積並不算大，布置卻十分精巧，尤其是設計師借鑒園林取景技巧，在閱讀空間內嵌入月亮門，提升空間通透感之餘，更能增添書店的傳統文化氣質與藝術內涵。

如今的書店早已不僅僅是書籍展示和售賣的空間，而需兼具更多功能，例如策展、文創產品展售以及互動專區打造等等，讓每一位來到的讀者都能得到立體且多元的文化體驗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書店引

入「聯乘」及「店中店」概念，與運營原版書的廣州聯合書店合作，引入港台版書及外文書，既豐富選品，又可促進灣區共讀。

相比楠楓書院，位於廣州珠江新城核心商業區的方所書店，不論選品抑或店內布局，都顯得有些普通。「方所」之名，同樣由典籍中得來，取自南朝文學家蕭統的「定是常住，便成方所」。書店開業至今已十餘年，店內書架和展示櫃等看得出歲月的痕跡。書店最大特色是藝術與閱讀的深度融合。我到訪的時候，正逢店內舉辦以穆夏（Mucha，一八六〇至一九三九）為主題的展覽，不單有穆夏相關主題圖書、繪畫複製品及其延伸文創產品的展示，亦另闢空間，邀約設計師以穆夏華麗豐盈的畫作為靈感設計衣飾。如是對話和互動，讓整個展示空間渾然一體。

廣州好書店確有不少，像是屹立北京路繁華高區、以漫畫圖書和文青咖啡為特色的廣州聯合書店，還有鍾書閣、西西弗等連鎖書店，更有主打「書店+旅社」形象的1200bookshop。在實體書店經營日益艱難的當下，書店仍能保有足夠的客流並持續吸引讀者在社交平台打卡分享，所倚靠的，不單是一時的「顏值」，更是長久的為讀者服務的耐心、愛心與恆心。

閩南腔調裏的香港故事(下)



如是我見 王燕婷

其實，平山人所在的拍賣行，每個月都要舉行兩到三場的拍賣會，工作強度非常大。平山人要寫文章，得找放工的時間，靜下心來慢慢寫。為了寫《馬師曾與馬王夢梅的情和藝》，他輾轉找到了獨居在香港的梅姨，從她口中還原了馬老晚年的一些歷史真相。平山人用相機拍下了他們倆一九六一年領取的結婚證書，以及一九三一年馬老出版的《千里壯遊集》等等。一些史料的搜集要進行艱難的田野調查，得多方奔走，多方求證，分毫不能有所閃失。有時千方百計聯繫到相關的人員後，溝通時卻遭到拒絕。

遺憾的事情有很多。馬師曾前往美國演出時，曾隨行帶去了介紹粵劇的《千里壯遊集》，過海關時，被美方認為政治宣傳手冊，全部被沒收。馬老生前一直想要再版這個集子，但是直到他的第二個夫人梅姨去世，也沒能實現。

探藝裏更多的是滿滿的感動。高劍父在新國畫運動一開始受到巨大壓力的情況下，親臨印度、斯里蘭卡、不丹、尼泊爾、緬甸等國家參研，豐富自己的創作題材和技巧。其間，又與泰戈爾聯合成立東方國際美術協會。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南來寓港的人士中不乏文雅墨客，但大多因需為生計奔波而難以在藝術上有所發展。號稱香港的

「孟嘗君」的李文格，成立了披荆文會，每月自費設宴十桌，為這些文人雅士提供了一個「詩書畫琴棋雅集」平台。李老去後，平山人曾到過他位於鴨洲的住所，才知道，他的房子其實也不過六七十平方米，但是，他四十年如一日出錢出力支持本地的文化活動。這些先輩們博學多才，或精益求精，或不計個人得失，共同譜寫了香港藝壇的一段段輝煌歷史。

二〇二一年，國家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分外鼓舞香港藝術工作者的人心。「講好香港故事」一時成了城中熱門話題。二〇二二年十一月，平山人應邀出席一次國際藝術論壇，便以「講好香港故事，開創香港文化新天地」演講，分享了三位收藏家及十位代表性藝術家的故事，讓這些逐漸在歲月中淡去的藝術前輩重新回到大眾的視線裏，讓大眾認識到探討、研究、繼承及弘揚香港傳統文化的重要性。

要問平山人還有多少香港藝壇的故事，他一時也講不清。他希望有一天，這些故事能拍成紀錄片，讓更多的人聽見這些香港故事。

找這些故事的過程累嗎？平山人說，再累也累不過臉頂黃土背朝天吧。少年時候在鄉下，他耕過地下過田，什麼農活沒幹過？來到大城市，小時在福建老家養成的勤勞樸素的精神一直是他人生的動力來源。福建人愛拚善拚，他們把拚搏的精神寫成了一首歌。《愛拚才會贏》的旋律響起的時候，每一個福建人都會攥緊堅實的拳頭。

前不久收到友人消息在瑞士蘇黎世一間大學工作，索性便約上了周末小聚。因為只提前兩三天就定下行程，所以也沒有時間做攻略，畢竟最重要的是老友相見，而不是為了觀景。

從倫敦飛往蘇黎世的航程大約一個半小時，沒想到如此近的距離竟然也有一個小時的時差。好在來往的航班班次頻密，因此航班時間的選擇上可說是非常多。航班上人並不多，一排座位大概有一半的位置空置，也正因如此，整個航班顯得十分安靜。在航程中發現有趣的一點，不知道是否歐洲相比亞洲來說緯度更高，在飛行的過程中總覺得飛機離地面很近，或者說天空離地面非常近，甚至在路過德國上空的時候，手機還收到了來自德國漫遊提示的短訊。

抵達蘇黎世後發現，整個城市非常安靜和整齊，隨處可見的包浩斯建築彰顯着其內斂而又嚴謹的文化屬性，但在火車線路兩旁偶爾經過的建築物或隧道牆上，還是可以見到許多塗鴉，可惜大部分都非英文，不懂得

漫步在瑞士小鎮



天南地北 余乘桴

其中含意，但卻與一絲不苟的建築風格相映成趣。

在友人的介紹下一同遊歷了蘇黎世的市區風光，漫步在蘇黎世的街頭，說不上有什麼特別，反倒是在這片寧靜中多了些對時間的思考。隨處可見鑲嵌在各式樓宇中的時鐘，也提醒着我關於時間的一切。時間好像在這一時刻也變得緩慢了起來，腳踏出的每一步，都在這個空間裏認真體驗，好像在這一時刻，心思都放在腳步上。

蘇黎世不算大，沿着利馬特河就可以看遍新舊城區，友人說因為剛好過來是周末，因此街道上算是熱鬧。因為到的時間已經是中午，所以我們先找了一間餐廳吃過午飯後，便邊走邊聊消食敘舊。大概走了幾個小時，差不多逛完了班霍夫大街，接着便在超市裏採購了一些晚上以及第二天的食材。

晚上的時候，大概友人覺得當天已經將蘇黎世逛得七七八八了，既然難得來一趟，索性第二天去隔壁的另一個小鎮琉森（盧塞恩）呼吸一下新鮮空氣。於是第二日，我們

便由蘇黎世乘坐火車前往了盧塞恩，行程約一個鐘頭，但因為沿途的風景實在太過美麗及誘人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就抵達了目的地。

因為我們兩人都秉持着佛系的心態，因此並沒有選擇步行，而是選擇了郵輪代步。坐在郵輪上，飄在盧塞恩湖上，有一種錯身走入電腦壁紙的感覺。雲霧繞在遠處的雪山上，放眼望向四周又被濃濃的綠意包圍，當然岸邊也有一些染着其他顏色的樹木交錯其中，錯落有致的一棟棟造型獨特的房屋，還有不時眼光忍不住就停留的大教堂。在這樣的高對比度和親近的天空下，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。

吃過午飯後，由於友人突然接到電話需要趕回學校籌備第二天的活動，因此我便又開始一個人在這個小鎮中漫步。盧塞恩比蘇黎世更加安靜，湖裏有不少鴨子和天鵝，肆無忌憚地游來游去，飛來飛去。

在小鎮中漫步，就一定會被那座紅棕色的木橋吸引，剛好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，我也趁機上橋去躲雨。雖然不是什麼特別的

節假日，但是來往的遊客卻不少，不僅有亞洲的，也有不少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旅行團，因此在橋上有着不少向團友介紹的旅行團，我也放慢腳步聆聽一下他們的講解內容。原來，這個廊橋是歐洲目前現存最古老的木橋，始建於一三三三年，最初是為了防禦而建造，廊橋的頂是斜向下的，因此在裏面的畫作都是三角形，而非傳統畫作的方形。講解的嚮導還提到，過去因為大火導致這座廊橋被燒毀了大半，所以現在的橋實際上是屬於重建後的樣子。橋中間還有一座八角形水塔，據悉是以前瞭望台，不過不知道是否因為恰逢周末，或是一直都不對外開放，只能從遠處或者門口看看，不得內入。

走完廊橋，雨就停了，陽光一片片的灑下來，照在四周的建築和樹木上，美不勝收。難以想像只是一個半小時的飛行旅行，竟有機會體驗到過去在畫冊中的美景。兩三天的時間，作為一個毫無目的，只是在小鎮漫步遊走的過客，足以體驗這份瑞士小鎮的美麗和寧靜了。

最具有反差的萌是作家海明威，儘管他富有男子氣概，卻對貓情有獨鍾。他從一隻名叫白雪公主的六趾小貓開始，直至收養了多達二十隻貓，他的侄女在《海明威的貓：插圖傳記》的前言中寫道，海明威和他的第四任妻子瑪麗以貓為樂，親昵地稱這些貓為「咕嚕聲工廠」和「愛情海綿」。

金背瑞獸葡萄鏡



市井萬象

「榴花照眼 文化傳香——亞美尼亞18-20世紀文化瑰寶展」正在西安博物院舉行。展覽精選亞美尼亞埃里溫歷史博物館館藏文物九十四件（組），西安博物院院藏文物二十三件（組），包括陶器、金銀器、瓷器、手工織品等，串聯起絲綢之路上的古老文明，描繪出多元互動的人文圖景。

新華社



▲「榴花照眼 文化傳香」展出的金背瑞獸葡萄鏡。

文學家的寵物

映在他的作品中，包括《爐邊蟋蟀》中的狗拳擊手和《荒涼山莊》中的兇猛貓簡女士。

在狄更斯看來，寵物除了可愛，還充滿「惡作劇和陰謀」。他的好友英國傳記作家約翰·福斯特提到，狄更斯對動物的興趣是「無窮無盡的」，這種熱情激發了作家的想像力，他從家裏的寵物動物園中汲取大量靈感，包括《霧都孤兒》中的鬥牛犬，其兇惡與他殘殘的主人比爾·賽克斯的惡毒如出一轍，而《巴納比·拉奇》中的健談烏鴉，名字就叫格里普。此外，狄更斯擁有的多匹馬也以小說人物命名，比如《霧都孤兒》中的托比、《遠大前程》中的男孩、《尼古拉斯·尼克貝》中的紐曼·諾格和《鐘聲》中的特羅蒂·維克等等。用英國文學史專家弗蘭基·庫比基的話說，一旦你開始尋找狄更斯生活中的動物，你很快就會發現牠們無處不在，牠們是書中的英雄、惡棍和喜劇人物，這些寵物在他的文字中被親切地提及，並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裏與他共同生活。

事實上，在維多利亞時期，倫敦是一座充滿動物的城市，貓狗等寵物與牛馬等家畜一起激增，像是馬匹拉車作為交通工具，牛群穿過街道被趕到郊區勞作，廣場上小狗進行娛樂表演等，構成了充滿煙火氣的日常。作為社會編年史家，狄更斯在他的作品和故事中捕捉到了這種變化。而狄更斯並不是唯一有這種興趣的作家，不誇張地講，寵物

貓、狗、老鷹和烏鴉，這些看起來毫不相干的動物，卻有着一個共同的聯繫——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寵物，甚至在其文學作品中也能找到牠們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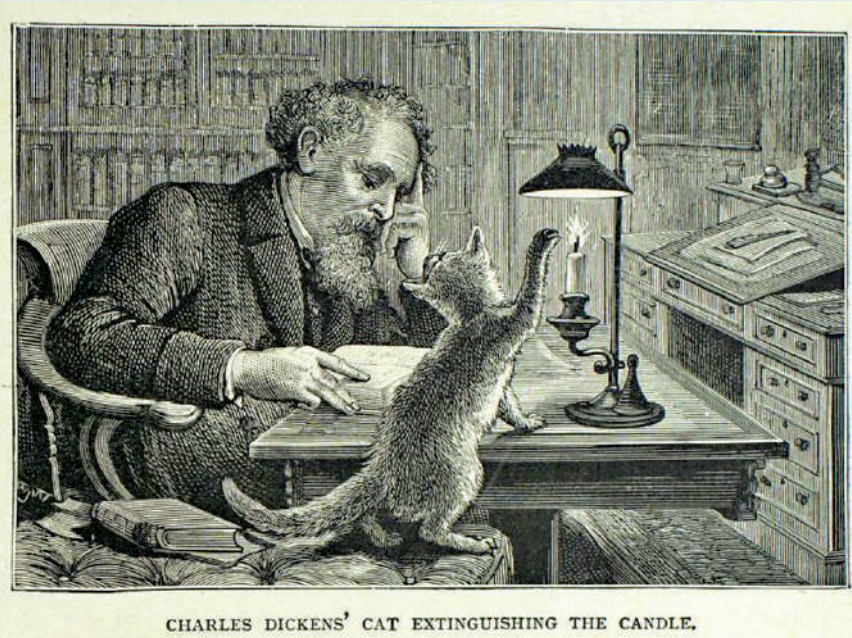


英倫漫話 江恆

倫敦狄更斯故居博物館日前推出一個名為「忠實的夥伴」的展覽，展示一批狄更斯的家庭相冊、信件、作品插圖和繪畫等，上述動物在裏面都可以找到。他在給朋友和家人的信中，分享了他心愛動物的滑稽動作，例如名叫格里普的烏鴉，不僅會說話，還很淘氣，曾把硬幣和乳酪埋花園裏，並恐嚇車夫和小孩們，有一次咬了狄更斯家的一個孩子後，被放逐到柵子裏。狄更斯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描述道：當你再來的時候，我會給你一隻還活着的烏鴉，正在啄食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牠會在你的腿上啄小洞，並把你的每隻長襪做成一個完整的抄寫板。牠每天都會打破廚房所有的窗戶，向除了廚師以外的所有人飛去。據說狄更斯很喜歡格里普，以至於當這隻鳥死後，他把它做成了標本保存，還將其寫進了小說，而偵探作家愛倫·坡也受格里普的啟發，寫下著名敘事詩《烏鴉》。

除了格里普，狄更斯的其他帶羽毛寵物包括一隻老鷹，是一位蘇格蘭地主送給他的。據狄更斯的女兒在書信中稱，她的父親「不知道該拿牠做什麼」，這隻可憐的飛禽被控在花園裏的棲息處，拒絕接受所有食物，包括「最胖的老鼠」，很明顯，這隻老鷹在那個烏黑的倫敦花園裏很傷心。當狄更斯前往意大利旅行時，他將老鷹和烏鴉格里普交給藝術家埃德溫·蘭瑟幫忙寄養，蘭瑟最著名的作品是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納爾遜柱底部的獅子雕塑。狄更斯在給蘭瑟的信中寫道，「我飼養老鷹和烏鴉，因為牠們很像英式酒吧的標誌」。或許是考慮到老鷹過得不快樂，狄更斯再也沒有要回那隻老鷹。

狄更斯還有一個名叫庭布爾的小松鼠狗，他在一封漫畫信上，描述了如何從小狗身上捉到可怕的跳蚤，並不得不將其徹底剃毛，以及牠和大狗一起玩時，看起來小得離譜。狄更斯家中也有幾隻小貓，一個名叫鮑勃的小貓，學會了如何關掉主人的煤氣燈來引起注意。有趣的是，狄更斯對狗和貓的熱愛都反



CHARLES DICKENS' CAT EXTINGUISHING THE CANDLE.

▲描繪狄更斯和他的小貓相處情景的插畫。

資料圖片